

海外文学丛书

翡翠的心

琦君散文精选

(台湾)



翡翠的心

——琦君散文精选

海外文学丛书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二年·北京

(京)新登字002号

责任编辑：彭沁阳、李 昕

翡翠的心

Fei Cui De Xin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52,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1}{16}$ 插页2

1992年6月北京第1版 1992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4,360

ISBN 7-02-001399-6/I·1271 定价 3.90 元

目 录

怀 旧 篇

外祖父的白胡须.....	1
一朵小梅花.....	8
金盒子.....	14
不见是见 见亦无见.....	20
母亲的偏方.....	24
桂花雨.....	29
秘密.....	32
一袭青衫.....	38
水的怀念.....	51
不再是兰花手.....	55
翠玉藜.....	60
老钟与我.....	64
问竹.....	69
香菇蒂.....	72

碎了的水晶盘·····	77
梅吉老先生·····	84
箫琴公·····	91
酒杯·····	100

生 活 篇

楠儿·····	103
海云台的涛声·····	108
心中爱犬·····	111
黑人与小猫·····	115
爱与孤独·····	120
浮生半日闲·····	125
黑天使·····	130
我们的水晶宫·····	134
不卜他生乐此生·····	137
鼠友·····	140
再做“闲”妻·····	145
猫债·····	149
猪年感怀·····	153
家有“怪妻”·····	159
人造泪·····	164
送鹤记·····	167
小鸟离巢·····	176
冒烟的手提箱·····	181

借烟消愁愁更愁

- 闲话“戒烟”183
- 迷失在威尼斯190
- 玉女灵猫196
- “代书”岁月200

随 感 篇

- 茶与同情208
- 翡翠的心209
- 村茶比酒香213
- 钻石人生216
- 五十肩218
- 多敏的心220
- 母心似针插222
- 刹那与永恒224
- 关公借钱227
- 盲点229
- 世间灯232
- 画狗点睛234
- 文人与书生236
- 老师不要哭238
- 泪珠与珍珠241
- 愿天下眷属都是有情人244
- 黄金之恋246

文与情	248
阳光下的老人	250
魔笔	252

怀旧篇

外祖父的白胡须

我没有看见过我家的财神爷，但我总是把外祖父与财神爷联想在一起。因为外祖父有三绺雪白雪白的长胡须，连眉毛都是雪白的。手里老捏着旱烟筒，脚上无论夏天与冬天，总拖一双草拖鞋，冬天多套一双白布袜。小帮工阿喜说财神爷就是这个样儿，他听一个小偷亲口讲给他听的。那个小偷有一夜来我家偷东西，在谷仓里挑了一担谷子，刚挑到后门口，却看见一个白胡子老公公站在门边，拿手一指，他那担谷子就重得再也挑不动了。他吓得把扁担丢下，拔腿想跑，老公公却开口了：“站住不要跑。告诉你，我是这家的财神爷，你想偷东西是偷不走的。你没有钱，我给你两块洋钱，你以后不要再做贼了。”他就摸出两块亮晃晃的银元给他，叫他快走，小偷从此不敢到我家偷东西了。所以地方上人人都知道我家的财神爷最灵，最管事。外祖父却摸着胡子笑眯眯地说：“哪一家都有个财神爷，就看这一家做事待人怎么样。”

外祖父是读书人，进过学，却什么都没考取过。后来

就在祠堂里教私塾，在地方上给人义务治病。他医书看得很多，常常讲些药名或简单的方子给妈妈听。因此妈妈也像半个医生，什么茯苓、陈皮、薏米、红枣，无缘无故地就熬来喂我喝，说是理湿健脾的。外祖父坐在厨房门口的廊檐下，摸着长胡须对妈妈说：“别给孩子吃药，我虽给旁人治病，自己活这么大年纪，却没吃过药。”他说耳不医不聋，眼不医不瞎，上天给人的五官与内脏机能，本来都是很齐全的，好好保养，人人都可活到一百岁。他就说他自己起码可以活到九十以上，因为他从不生气。我看着他雪白胡须，被风吹得飘呀飘的，很相信他说的话。

冬天，他最喜欢叫我端两张竹椅，并排儿坐在后门矮墙边晒太阳。夏天就坐在那儿乘凉，听他讲那讲不完的故事。妈妈怕他累，叫我换张靠背藤椅给他，他都不要。那时他七十多岁，腰杆挺得直直的，没有一点佝偻的老态。他对我说：古书里有个“兮”字，是表示肚子里有气，这口气到喉咙口又给堵住了，透不出来，八字须子气得翘，连背都驼了。他把“兮”字画给我看，所以我“人手足刀尺”还不认识，第一个先认识“兮”字。长大后读楚辞，看见那么多“兮”字，才知道这位愤世爱国的诗人，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地行吟泽畔，终于自沉而死，心里有多么痛苦。

坐在后门口的一件有趣的工作，就是编小竹笼。外祖父用小刀把竹签削成细细的，教我编一个个四四方方的小笼子。笼子里面放圆卵石，编好了扔着玩。有一次，我捉一只金龟子塞在里面，外祖父一定要我把它放走，他说虫

子也不可随便虐待的。他指着墙脚边正在排着队伍搬运食物的蚂蚁说：“你看蚂蚁多好，一个家族同心协力地把食物运回洞里，藏起来冬天吃，从来没看见一只蚂蚁只顾自己在外吃饱了不回家的。”他常常故意丢一点糕饼在墙角，坐在那儿守着蚂蚁搬运，嘴角一直挂着微笑。妈妈说外祖父会长寿，就是因为他看世上什么都是好玩的。

要饭的看见他坐在后门口，就伸手向他讨钱。他就掏出枚铜钱给他。一会儿，又一个来了，他再掏一枚给他。一直到铜钱掏完为止，摇摇手说：“今天没有了，明天我换了铜子你们再来。”妈妈说善门难开，叫他不要这么施舍，招来好多要饭的难对付。他像有点不高兴了，烟筒敲得咚咚的响，他说：“哪个愿意讨饭？总是没法子才走这条路。”有一次，我亲眼看见一个女乞丐向外祖父讨了一枚铜钱，不到两个钟头，她又背了个孩子再来讨。我告诉外祖父说：“她已经来过了。”他像听也没听见，又给她一枚。我问他：“您为什么不看看清楚，她明明是欺骗。”他说：“孩子，天底下的事就这样，他来骗你，你只要不被他骗就是了。一枚铜钱，在她眼里比斗笠还大，多给她一枚，她多高兴？这么多讨饭的，有的人确是好吃懒做，但有的真是因为贫穷。我有多的，就给他们。也许有一天他们有好日子过了，也会想起从前自己的苦日子，受过人的接济，他就会好好帮助别人了，那么我今天这枚铜钱的功效就很大了。”他喷了口烟，问我：“你懂不懂？”

“懂是懂，不过我不大赞成拿钱给骗子。”我说。

“骗人的人也可以感化的，我讲个故事给你听，我们的国父孙中山先生就是位最慷慨、最不计较金钱的人，他自己没钱的时候，人家借给他钱，他不买吃的，穿的，却统统买了书。他说钱一定要用在正正当当的地方。所以他鼓吹革命的时候，许多人向他借钱，他都给。那时他的朋友胡汉民先生劝他说：许多人都是来骗你钱的，你不可太相信他们。他说没有关系，这么多人里面，总有几个是真诚的，后来那些向他拿过钱，原只是想骗骗他的人，都受了他的感动，纷纷起来响应他了。这一件事就可证明，人人都可做好人。当他坏人，他也许真的变坏；当他好人，就是偶然犯了过错，也会变好的。而诚心诚意待人，一定可以感动对方的。我再讲一段国父的故事你听。”他讲起国父来就眉飞色舞，因为他最钦佩国父。他说：“国父在国外的的时候，有一个留学生愿意参加革命，后来又有点怕了，就偷偷割开国父的皮包，偷走了一份革命党员的名单，国父却装作不知道，等到革命成功以后，他一点也不计较那人所犯的过借，反而给他一份官做。那人万分的感动，做事做得很好。”

他忽然轻声轻气地问我：“你知不知道那一次你家财神爷吓走了小偷是怎么回事？”

“不知道。”

“你别告诉人，那个白胡子财神爷就是我呀。”

“外公，您真好玩，那个小偷一定不知道。”

“他知道，他不好意思说，故意那么告诉人的。我给他

两块银元，劝说他一顿，他以后就去学手艺，没有再做小偷了。”

他又继续说：“我不是说过吗？哪一家都有个财神爷，一个国家也有个财神爷，做官的个个好，老百姓也个个好，这个国家就会发财，就会强盛。”

这一段有趣的故事，使我一直不会忘记，进中学以后，每次圣诞节看见舞台上或橱窗里白眉毛白胡子的圣诞老公公，就会想起我家的财神爷——我的外祖父，和他老人家对我说的那段话。

“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中外古今不变的真理，外祖父就是一位专门赐予快乐给人们的仁慈老人。

他活到九十六岁，无疾而终。去世的当天早晨，他自己洗了澡，换好衣服，在佛堂与祖宗神位前点好香烛，然后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像睡觉似的睡着去世了。可是无论他是怎样的仙逝而去，我还是禁不住悲伤哭泣。因为那时我双亲都已去世，他是唯一最爱我的亲人，我自幼依他膝下多年，我们祖孙之爱是超乎寻常的。记得最后那一年腊月廿八，乡下演庙戏，天下着大雪，冻得足手都僵硬了。而每年腊月的封门戏，班子总是最蹩脚的，衣服破烂，唱戏的都是又丑又老，连我这个戏迷都不想去，可是外祖父点起灯笼，穿上钉鞋，对我与小帮工阿喜说：“走，我们看戏去。”

“我不去，外公，太冷了。”

“公公都不怕冷，你怕冷？走。”

他一手牵我，一手提灯笼，阿喜背长板凳，外祖父的钉鞋踩在雪地里，发出沙沙的清脆声音。他走得好快，到了庙里，戏已开锣了，正殿里零零落落的还不到三十个人。台上演的是我看厌了的投军别窑，一男一女的哑嗓子不知在唱些什么。武生旧兮兮的长靠后背，旗子都只剩了两根，没精打采地垂下来。可是唱完一出，外祖父却拼命拍手叫好。不知什么时候，他给台上递去一块银元，叫他们来个“加官”，一个魁星兴高采烈地出来舞一通，接着一个白面戴纱帽穿红袍的又出来摇摆一阵，向外祖父照了照“洪福齐天”四个大字，外祖父摸着胡子笑开了嘴。

人都快散完了，我只想睡觉。可是我们一直等到散场才回家。路上的雪积得更厚了，老人的长统钉鞋，慢慢地陷进雪里，再慢慢地提起来，阿喜撑着被雪压得沉甸甸的伞，在摇晃的灯笼光影里慢慢走回家。我埋怨说：“这种破戏看它做什么？”

“你不懂，破班子怪可怜的，台下没有人看，叫他们怎么演得下去，所以我特地去捧场的。”外祖父说。

“你还给他一块大洋呢。”我说。

“让他们打壶酒，买斤肉暖暖肠胃，天太冷了。”

红灯笼的光晕照在雪地上，好美的颜色。我再看外祖父雪白的长胡须，也被灯笼照得变成粉红色了。我牵着阿喜的手说：“外公真好。”

“唔，他老人家这样好心，将来不是神仙就是佛。”阿喜说。

我看看外祖父快乐的神情，就真像是一位神仙似的。

那是我最后一次跟外祖父看庙戏，以后我出外求学，就没机会陪他一起看庙戏，听他讲故事了。

我抬头望蔚蓝晴空，朵朵白云后面，仿佛出现了我那雪白长须的外祖父，他在对我微笑，也对这世界微笑。

一朵小梅花

两颗天蓝宝石，两颗兔眼红宝石，两颗透明广东翠，围着一粒圆润的珍珠，镶成一朵六瓣的小梅花，真玲珑小巧，我不知有多么多么地喜欢它；因为它不是一件寻常的饰物，却拥有太多太多的回忆。

小梅花原是母亲的发簪，是她新婚时父亲从杭州买回给她的。母亲告诉我她总共才戴过两次，后来父亲没有再带母亲出外应酬，小梅花就没有机会再戴了。剪了长发以后，母亲把簪子的长针切去一截，弯成小钩，钩在黑丝绒帽子边的黑绸花心上，作为装饰。母亲很少出去，也很少戴帽子；我就偷偷把小梅花摘下来，钩在自己胸前，在镜子里扭呀扭的，自以为是个小小的美人儿。“小心，别丢了。”母亲尽管这么说，我还是要戴。

后来真的丢过一次，是近视眼厨子老刘给我找到的，真算不容易。那以后，母亲不让我戴了，收在首饰盒里，跟她一双二两重的绞丝手镯、一只四钱重的赤金戒指、一条鸡心项链锁在一起。这是母亲的全部家当。冬天的夜晚，整幢房子是冷清清的，屋子里生起火，母亲坐在摇椅上结毛衣，就把首饰盒取出来让我玩，我戴上沉甸甸的手镯，挂

上鸡心项链，披上花绸巾，学着京戏里的花旦边做边唱，母亲一直笑着。她的笑容是那么安详、沉静。外面大门外一声呼喝，就知道是马弁侍候父亲看戏去，车铃声与马蹄声渐渐远去，我问母亲：“妈，您为什么不跟爸爸看戏去？”她摇摇头，半晌说：“我看你扮花旦，什么地方都不想去了。”

我把梅花摘下来，戴在母亲乌黑的鬓发边说：“妈，你戴了真美。”

“我不戴了。不过我很喜欢这朵梅花。因为是你爸爸亲自挑选光彩这么好的宝石给我，他说，那差不多花了他半个月的薪水呢。”

母亲眼神中流露出对父亲无限的感激与依恋。她又微啜了一声说：“这是他给我最好的纪念品了。”寂寞的笑容又浮上她的嘴角，好像父亲离她很远很远的似的。其实父亲的卧室就在母亲的正对面，中间隔了一座富丽的大厅，摆满了紫檀木的桌椅。这些笨重的桌椅，长年冷冰冰的没有人去坐，大厅里也很少有人走动，因此，这两间屋子就像离得很远很远了。

母亲照顾我睡上床以后，再把首饰一样样万分珍惜地放回首饰盒，锁进抽屉，钥匙的叮叮声是那么的柔和，母亲像把一段美丽的记忆也锁进抽屉里了。

我念初中以后，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母亲用彩色丝线在一张四方白麻纱上绣花。

“您绣什么，妈。”我问她。

“绣一朵小梅花，然后把四周围抽丝缝成一方手帕。”

我一看，梅花已经绣好三瓣，一红一绿一蓝，我才恍然母亲是要照着那朵宝石梅花簪子的颜色绣的。我默默地望着母亲，在想她为什么要绣这条手帕。

“后天是你爸爸的生日。”她像在自言自语。

“您是要送爸爸的吗。”

“嗯，你今年十四岁，我们结婚十八年了。这条手帕给他做个纪念。王宝钏苦守寒窑也是十八年。”她调侃似地说。

“妈，这么多年来，您好像从来也没有过一次生日，爸爸也没送过您什么，是吗？”

“我不要他送什么，有这朵梅花就很好了。小春，你还太年轻，不懂得大人的心。人的心是很古怪的，有的人要的很多，有的人却只要有一点点就很满足了。”

“那么，您有什么呢？妈。”

“我有你，还有你爸爸从前对我的好处。”她的嘴边始终浮着那一丝安详、沉静，但却是非常寂寞的微笑。

第二天夜晚，母亲把绣好的手帕，用一张红纸包好，叫我送给父亲，给他暖寿。

“爸，妈送您的生日礼，她特地为您绣的。”我把它递到父亲手中说。

父亲打开来，一看巾角上是一朵彩色梅花，他微微皱了眉头说：“男人怎么用绣花手帕？”

“妈是照着您送她的那朵梅花颜色绣的，给您留个纪念。”

“我送她的梅花？”父亲茫茫然地记不起了。